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十有一月

按是月
巳丑朔

庚寅尚書兵部員外郎蒲

贄比部員外郎黃祖舜並徙吏部員外郎 左承事郎

新提舉福建茶事張城守兵部員外郎 樞密院編修

官鄒柄守比部員外郎 國子監丞李維為屯田員外

郎 秘閣修撰福建轉運使葉宗諤為江南西路轉運

使以中書言礙本貫也其餘見任人皆徙官

癸巳監察御史蕭振提點兩浙西路刑獄公事振引親
年高求去不許振復因給事中吳表臣右司員外郎薛

徽言請於趙鼎甚切鼎乃從之

此據趙鼎事實

侍御史石公

揆等論李綱罪未已初謂朝廷檢舉綱前後屢請宮祠
使之善去則長惡不悛何所忌憚乃詔言章報行

閏十月乙

酉至是又請鐫綱職名上曰前宰執政所體貌綱已罷

帥不必更有行遣朕待遇羣臣未嘗容心賞罰適當於

功罪足矣

甲午用戶部尚書章誼請初置贍軍酒庫于行在命司

農寺丞蓋諒主之賜浙東總制錢五萬緡為釀本其後

歲收息錢五十萬緡

二十九年七月南外東外二庫共收三十萬緡三十年二月癸亥增

置新中庫又收二十萬緡三十一年三月庚寅所書可考

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

幹辦皇城司韓公裔帶御器械 承務郎楊適監行在

都進奏院適時子也 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為上言

劉光世罷軍政閑居自有登仙之歎上不樂謂俊曰卿

初見朕何官曰副使是時家貧如何曰貧甚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邪曰皆陛下所賜上曰然則卿宜思所以自效而有羨於光世邪俊皇恐謝先是都督府既罷左護軍都統制王德未有所屬俊每以厚幣結之德遂以其軍八千歸於俊俊軍以故益強然俊在建康其下多不戢頗為民患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見上嘗言治兵者一於嚴而不撫之以恩則怨一于恩而不御之以嚴則驕怨固不為使驕亦不足

恃也比者朝廷以禁旅單寡還盱眙之戍以實行朝精銳之衆無慮數萬是宜武備增重百姓恃以無恐而近日以來羣情惴惴咸不自安以為朝廷之患不在外寇甚駭聞聽臣切憂之所以然者以撫御非才士心不附慮其緩急非所恃且為百姓之患故也臣竊聞其下裨佐材力不堪陛下睿明悉已知之願因閱武之際精加選擢喻以聖意使歸申明紀律訓齊士伍令不特有勇而且知義則將為用而兵足恃軍國之勢順兵民之情

安矣彼為將而日興土木之工以廣邸第者既失拊循以致其怨復為姑息以長其驕其於申儆固有所不至

矣亦無怪乎羣情之過慮也惟陛下圖之

俊軍頗為民患林泉野記

云爾安節奏議集無月日下注第三字按日歷此月十一日巳亥金安節本職進對十二月庚子降出安節第一第二論填闕任子兩劄子則此疏必巳亥所上也今因俊事附書之

丙申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使臣呂政求犒軍物上詔政諭之曰歸語吳玠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非由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大臣而後進

所須犒軍物已支百五十萬緡非因浚進退有所厚薄也宜以此諭之 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奉詔舉鄉貢進

士劉度應直言極諫科且上其詞業詔兩省官參考以聞不果召度歸安人也 宰相趙鼎之帥東也以近旨

與監司分上下半年舉知縣之有政績者遂舉松陽令唐閱至是檢舉循二資竦終更令赴都堂審察

丁酉執政擬臨安火禁條約凡縱火者行軍法遺火延燒數多者罪亦如之上曰遺火豈可與縱火同罪立法

太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遺火數多者取旨可也上曰
止於徒足矣庶可必行兼刑罰太重亦非朝廷美事

端明殿學士知温州李光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
兼知洪州 名彭澤縣唐相梁國公狄仁傑廟曰顯正
戊戌右承直郎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王謬上六朝進
取事類詔與陞擢差遣

己亥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余應求直秘閣淮南西
路轉運判官韓璉並罷璉仍奪職用侍御史石公揆章

疏也公揆言呂祉之自用失軍士心人皆言陳克與璉
之謀望賜罷黜以快士論應求坐與李綱連姻故併劾
之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入對論比年以來吏員衆多
而闕不足以處之近者每改遷事故必別差人承替仕
者始不安其分乞應在外堂除去處如見任及待次人
別有差遣者令已授人次第之任庶幾授受之際悉歸
至公從之始趙思誠之請減任子也上命侍從官討論
來上

事見十月辛丑

安節言迄今累月未聞有所施行儻謂其

來已久難以過為裁損亦當約以中制去其太甚也今
欲除初遇大禮許其依格蔭補外其後並令遞展一郊
仍自宰執侍從以及庶官皆為之限通前後奏薦以至
致仕遺表恩澤各不得過若干人如此庶幾稍合人情
可以悠久雖未能盡去官冗之弊亦可以少損矣乃命
疾速討論如初詔

安節二疏以
庚子日行出

左朝散大夫新知信

州梁澤民為淮南西路轉運判官用從官應詔所舉也

後三日澤民入辭又加直秘閣

庚子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
席益以母福國太夫人朱氏憂去官

辛丑左正言辛次膺言比來臣寮因罪降黜初若峻厲
閱月既久往往增飾情詞巧為辯訴前日所坐之罪雖
嘗經推鞠迹狀明白貪贓姦惡不可容貸者一切除免
復其故秩謂之改正其間隔過郊恩任子磨勘轉官者
一旦盡得謂之給還援例紛然干乞不已欲望稍嚴定
制自今應訴雪者必須在一年限內體究得實而後別

勘果有異同即專委刑寺官看詳定奪委係寬濫方與改正仍議元勘官司不當之罪以為懲戒從之

壬寅上謂大臣曰張俊事上御下慮事臨敵皆不易得獨好廣邸第營土木朕數鑄諭莫能改也比因其入對面諭以朕來建康行宮皆因張浚所修朕不免葺數間小屋為燕居及宮人寢處之地當與卿觀之初不施丹雘蓋不欲勞人費財也俊曰略加雅飾不過二三千緡朕語以國用艱窘之時以二三千緡崇土木之飾亦所

不忍也俊感歎而去先是俊營第建康廣袤占居民王

縉為右司諫奏其事請勅俊密自還之上納用焉

中興聖政

臣留正等曰儉為百王之至德然有矯激沽名者有出于天稟之自然者其為儉則同而所以為儉則有間矣晉武之焚雉頭裘夫裘則焚矣而侈心自若也平吳之後後宮益以侈麗卒之晉祚陵夷者以此唐明皇始罷織錦坊而錦則無用矣侈心猶是也驪山華清遊幸之盛極其侈靡唐遂以衰二君之為儉無乃非其真情而徒竊其美名乎太上皇帝愛張俊之材勇而恐其以侈故彈民力以事上乃諄諭如此雖然方庶事草創之初戒土木之工示敦朴以先天下似非甚難也乃其行之悠久奉養有節而費用彌省至今不改其度然後知慈儉之德殆由天稟與大禹之菲食文王之卑服同風宜以為聖訓之尤也

乙巳金右副元帥瀋王宗弼執偽齊尚書左丞相劉麟于武城先是金主亶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左副元帥魯王昌謂之曰吾非不欲出兵也顧以用兵以來無往不捷而自立齊國之後動輒不利恐蹈覆車挫威武耳豫請不已乃以女真萬戶布爾噶蘇為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托卜嘉為右都監屯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于陳蔡汝亳許潁之間於是尚書省上豫治國無狀

偽齊錄尚書省上劾奏自趙氏北遷後準元帥府中指以

大河為界河外別擇賢人使為民主施此厚恩庶其知
報協力兩獲安便早致咸平以此準申建立張楚無何
旋為彼人所廢王師再舉無往不克後來帥府復申前
議冊立劉豫建號大齊置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于
隨路分駐兵馬至今八年載念上國大事已來遠戍兼
齊國有違元議闕乏軍需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致艱
窘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各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力
既不齊為之拊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誤終無所成况
齊人假我國家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尚不能安民
保國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眾茲實有
乖從初康濟生靈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隆平之意反
使庶民困苦兩國耗乏之端相度從初所申實為過舉
既知其非豈可不改置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
澤旁流霜露所需孰不歸附今臣等議欲定一民心變
廢齊國不准宋國舊疆至於普天之下盡行撫綏是為
長便奏訖奉聖旨齊國建立于今年八年道德不修家室

不保有失從初兩獲安便之意豈可坐視生民久被困
若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為措置所有其餘隨擬事
件仍別商量行下

金主亶下詔責數之略曰建爾一邦逮茲八

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為寧負而君無滋民患

偽齊錄勅行臺尚書

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濁
河之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遠征
固不貪其土地從其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逮
今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為寧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
帝號別膺王封咎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于弊政用
一陶于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則甚不能為託子
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
件已委所司畫下元帥府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
便計議從長施行仍

遂令昌等以防江為名伐汴京先

布告逐處咸使聞知

約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宗弼遇金人張翼圍之數匝悉擒而囚之

丙午詔潯州編管內侍李綰留滯衢撫州踰年不去令兩路憲臣體訪押赴貶所上諭趙鼎曰兩州守臣亦須行遣鼎曰候體訪到取旨陛下于近習不少假貸如此上曰小事便須繩治無使滋長鼎曰如此必不至如童貫之典兵梁師成之預政上曰童貫梁師成豈是一日至此要在不可假以事權耳是日金人廢劉豫為蜀

王初右副元帥宗弼既執劉麟遂與左副元帥昌三路都統葛王裒同馳赴京城下以騎守宣德東華左右掖門裒太祖旻孫潞王宗輔子也宗弼將裒等三騎突入東華門問劉齊王何在偽皇城使等錯愕失對宗弼以鞭擊之徑趨垂拱殿入後宮門問劉齊王何在有美人揭簾曰在講武殿按射宗弼等馳往直陞殿豫遽起欲更衣宗弼下馬執其手曰不須爾有急公事欲登門同議于是偕行出宣德門就東闕亭少立宗弼乃麾小卒

持羸馬強豫乘之約令偕至寨中計事豫拊手大笑上

馬從衛猶數十人宗弼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

張浚行述云浚

嘗遣人齎手榜入偽地誘劉豫略曰如能誘致使之疲
弊精兵健馬漸次銷磨茲報國之良圖亦為臣之後效
金用事者見此榜已疑豫八月間豫聞王師北嚮遣韓
元英告金乞兵同舉金謂豫終欲困已益疑之會鄰瓊
叛去浚復多遣間持蠟書入偽地故遺之大抵謂豫已
相結約故遣瓊等降而豫再乞兵于金十月金副元帥
宗弼徑領兵來廢豫惜其有此機會而浚已去位矣趙
鼎事實云鼎欲使張俊出不意往趨壽春取其城措置
已定會金廢豫乃止其所措置當求他書詳考何備
龜鑑曰方逆豫之陸梁也羣盜縱橫蹂踐京汴兇離狂
悖子麟姪猊擾動江淮其鋒不易當也李橫之謀復東
京而豫之氣已折岳飛之收復襄陽而豫之鋒已摧內

有趙鼎贊親征之謀外有張浚董督師之事張韓劉岳又從而諸道進兵自是而兇徒授首強敵悔禍六年而廢豫之謀定金人廢豫自麟猊敗之後廢豫為庶人蓋自建炎四年僭偽至紹興七年敗走凡八年而後平云

丁未故朝請大夫陳師錫加贈諫議大夫

告詞無左右字

其子

右朝奉郎顯言黨籍餘官任臺諫者凡七人其五人皆

已贈諫議大夫故有此命

師錫已見元年四年按餘官自司馬康元祐中已贈諫議

大夫陳瓘靖康中追贈常安民任伯兩江公望龔夬紹興中追贈凡六人而第十六人殿中侍御史黃隱第三十人監察御史馬洵第三十一人右正言孫諤第三十人監察御史王回第四十五人殿中侍御史孫倚第四十六人左司諫陳祐此六人與師錫皆未加贈凡十三人今顯乃以其父及康瓘伯兩安民夬倚為七人不

知為何
當考

右朝奉郎程江軍使游輔丁憂去官詔以其

有卻敵之功特起復 初宣和間進士王問進書萬卷補

承務郎上即位有越州布衣諸葛行仁亦因進書得迪

功郎至是吏部以為不倫追問兩官問訴之詔與改正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李彌遜以為不可上謂執政曰

求遺書自是美事朕方多難之時故行仁之賞薄宣和

承平留意墳典與授京秩不為過然既有論駁可鑄一

官

熊克小歷以彌遜為中書舍人
蓋誤彌遜除舍人在十二月

是日金右副元帥

魯王昌等復入汴京召偽齊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
拜金詔于宣德門下宣詔已昌與宗弼張紫蓋從素隊
數十人立西朶樓下偽尚書左丞相張昴左丞范恭右
丞李鄴等趨前欲拜昌欽身令通事傳言慰勞昴等次
第進揖次見宗弼宗弼不為禮昴等退二帥入居東府
遣鐵騎數千巡繞大內又遣小卒巡行坊巷揚言曰自
今不用汝為簽軍不取汝免行錢不取汝五釐錢為汝
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人少帝來此住坐於是人心稍

定尚書省行下齊國自来創立重法一切削去應食糧
軍願歸農者許自便齊國宮人除劉豫所留外聽出嫁
內侍除看守宮禁人外隨處住坐自来齊國非理廢罷
大小官職並與叙用見任官及軍員各不得奪侵民利
自来逃亡在江南人卻來歸投者並免本罪優加存恤
應州縣見勘諸公事不得脫漏始豫僭位作楮幣自一
千至百千皆題其末曰過八年不在行用其兆已見矣
逮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絹二百

七十餘萬匹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餘萬兩糧九十萬斛而方州不在此數豫拘於瓊林苑常感頗無聊謂魯王昌曰父子盡心竭力無負上國惟元帥哀憐之昌曰蜀王汝不見趙氏少帝出京日萬姓燃頂煉臂號泣之聲聞十餘里今汝廢在京無一人憐汝者汝何不自知罪也豫語塞昌逼之北行問以所欲豫乞居相州韓琦宅昌許之先是進士邢希載毛澄上書請豫密通朝廷為所殺至是留錢五萬命道士追薦諸直言

者而去豫弟京兆留守益輕財好施禮賢下士與士卒

同甘苦頗有遠畧金人忌之將廢豫遣左監軍薩里罕左

都監布爾噶蘇以寇蜀為名伐京兆襲並以歸金人以偽

齊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張孝純權行臺尚書左丞相契

丹蕭博碩諾為右丞相金人溫騰師中為左丞燕人張通

古為右丞

博碩諾師中通古未見其
前銜後不書官名者準此

偽齊戶部侍郎馮長

寧為戶部尚書燕人張鈞為禮部侍郎又以杜崇為兵部

郎中張仲熊為光祿寺丞皆在行臺供職崇充子仲熊叔

夜子也鈞始事遼為鴻臚少卿遼興軍節度掌書記奉張
覺歸順表來朝除徽猷閣待制至是復用罷偽齊尚書右
丞相張昂知孟州左丞范恭知淄州右丞李鄴知代州殿
前都指揮使許青臣同知懷州偽皇子府左軍統制靳賽
同知相州戶部員外郎韓元英為忠武軍節度副使南路
留守翟綸為橫海軍節度副使又以金人完顏呼沙呼為
汴京留守偽齊河南監酒李儔同知副留守知代州劉陶
偽齊錄作劉陶為都城警巡使宗室趙子滌為汴京總判偽皇子

府選鋒軍統制李師雄為馬步軍都虞候前軍統制王世忠為步軍都虞候偽知萊州徐文為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偽鎮海軍節度使山東路留守李成為殿前都指揮使兼知許州孔彥舟為步軍都指揮使兼知東平府溼原路經略使張中孚為陝西諸路節制使權知永興軍秦鳳路經略使張中彥權知平涼府麟府路經略使折可求環慶路經略使趙彬熙河路經略使慕容洎資政殿學士知開封府鄭億年

偽齊錄云億年自吏部兼禮部侍郎除吏部尚書而朱勝非閑居錄

及當時臺章皆稱億年為偽尚書左丞
資政殿學士今修潤附此更須詳考
知河南府闕師

古知拱州酈瓊知亳州王彥先知宿州趙榮大名府副
總管劉光時並依舊職時晉國王宗維已亡金主亶以
太師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乃太宗晟長子豪猾難馭
而京東留守宗雋亶親叔父有才望乃拜宗雋太保領
三省事封兗國王以制之初金國自其祖宗以來雖名
為帝而與其下無尊卑之別樂則同享財則共用自亶
幼時詞臣韓昉已教之學稍賦詩染翰及嗣位左右儒

士日進諂諛導之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入則端居九重出則警蹕清道視舊功大臣寢踈且非時莫得見由是宗戚思亂

己酉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諸路和糴米加耗太多如饒州一石至收四斗三省擬下提刑司體究上曰郡守為誰候體究得實當痛與懲戒趙鼎等奏江東郡守有掊斂不卹民者上曰郡守以字民為職掊斂不卹朕何賴焉當悉罷與宮觀選除循吏如周綱陳橐之流使罷

者不失宮觀之祿而民被實惠實為兩得上論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兼亦蠹國用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可及

庚戌承信郎劉偉等各進二官偉左護軍使臣也自偽地來歸故錄之初修武郎朱弁既為金人所拘至是遣使臣李發歸報尼瑪哈等相繼死秦檜曰金國多事

勢須有變上曰金人驕恣理無足恃我藝祖皇帝兵不
血刃而得天下故福祚悠遠自古帝王未聞窮兵黷武
而能久長者金人連破大國而兵弗戢其可久乎檜曰
陛下但積德中興固自有時上曰亦須有所施為而後
可以得志但今年政猶病人誤服藥氣力尚羸來春當
極力經理中原

辛亥右迪功郎李時雨特循二資

時雨初見建
炎元年七月

時雨獻

玉壘忠書三十篇論形勢選兵任相攻取等事故有是

命其間有鹽鐵論欲罷四川官賣鹽引而征民間鹽貨
三分之一又欲盡權天下銅鐵而輸之官云

壬子樞密院計議官呂稽中司農寺丞蓋諒並罷二人
皆為都督府官屬故侍御史石公揆論之趙鼎等開陳
稽中諒之為人上曰用人不湏太速湏使名實加於上
下然後無異論賢士大夫衆所未知驟加拔擢一遭點
污則為終身之累非所以愛惜人才也可且與外任
乙卯為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立虞主不視朝故事山陵

理重于皇堂之外及將祔徽宗主翰林學士朱震言不
當虞祭又請埋重于廟門之外上命禮官議之閏月太
常以為不可乃埋重于報恩觀立虞主昭慈之喪也工
部侍郎韓肖胄題虞主至是震引漢唐及永昭陵故事
為言乃不題

丙辰上與大臣言嗣濮王仲湑酷好珊瑚趙鼎因言頃
到蔡行家見其奢麗可駭如卧榻亦滴粉銷金等為飾
上曰朕頃在藩邸猶用黑漆牀渡江以來止用白木上

施蒲薦素黃羅為褥素黃羅被三條而已睡後豈復知
有華好也 直秘閣新知台州秦梓主管台州崇道觀
從所請也先是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論梓人品凡下自
為諸生日固已不安義命出入權門厥後以廉從往高
麗始授校尉又圖直赴殿試唱名後自第二人以下皆
未有所授而梓已為太學官矣其無忌憚如此以梁師
成為之援也梓附麗匪人惟意所欲而討論之法又獨
不行於梓郡守民之師帥風化所係而梓之所履如此

難以望其化民成俗矣。疏入不報安節。又言近降聖旨欲實惠及民，不為文具。故博詢侍從，不限名數，各以名聞。是務得其人以副除授。臣之區區必欲罷梓所授者。蓋欲使郡守之選自此加重，以稱陛下及民之意。非止為一郡言也。梓聞乞宮觀，乃有是命。樞密使秦檜深恨之。右朝奉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錢端禮直秘閣端禮忱子也。上召對而有是命。既而言者論今日艱難之時，所以激勵多士者，職名為重。端禮未有勞効，非所當。

得傳之四方必有譏議乃以端禮通判嚴州

端禮寢職名在十二

月癸亥除倅在辛未今併書之

時朝廷方優假勲臣故以右通直郎張

子儀為軍器監丞右承議郎韓彥直直祕閣

按韓世忠碑誌世忠

四子彥直彥朴彥質彥古而日歷世忠長子亮紹興四年十二月庚午自右宣教郎特轉三官不知亮復是何

人碑誌何以全不及之當考

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國家賞延之典

有予人以爵祿無假人以職名崇觀以來因父兄秉政而得貼職者近制皆在討論之數蓋惡其濫也今彥直復因父功而授得無類于昔乎况倅端一啓則攀援僥

覲他日必有難從者又言軍器不除貳長唯以丞專治

其事任責匪輕子儀行能既未有聞於時而方換文資

殊無履歷伏望併賜追寢不報

張子儀除目已見今年九月乙酉并注但未知

的以何日遷監丞按安節劾章云乞詔大臣遵用去年八月初一日差官指揮勿使輕變考之日歷紹興六年八月一日丙申有旨寺監丞等並去替半年方許差人而安節七年閏十月方除御史則其論列正在此時也轉彥直除職亦不見月日因錢端禮除職事遂書之安節所奏有云近以韓世忠屢有捷奏特授其子彥直初等貼職而安節明年二月丁憂則彥直之除亦在此時矣日歷明年二月士子陳確除軍器監丞已差下張子儀改替陳確則安節所論不行可知然本監題名乃無子儀姓名則是後來竟不到官當考

是月左承直郎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為左通直郎充樞密院編修官銓廬陵人也 偽知臨

汝軍崔虎詣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降

此據徐夢莘北盟會編增入日

歷無之按岳飛今年十一月八日申先次到歸正人崔虎劉永壽孟臯華旺等將帶官兵已供中朝廷外云云

則知果有此事但日歷脫落耳先是劉豫建新蔡縣為軍後使虎守之

十有二月庚申禮部尚書劉大中言浙東之民有不舉子者蓋自艱難以來姦臣持不恤之說虐用其民為國歛怨民被其毒無所赴愬一身不恤皇恤其他臣嘗承

乏外郡每見百姓訴丁鹽紬絹最為疾苦蓋為其子成
丁則出紬絹終其身不可免愚民寧殺子不欲輸紬絹
又資財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舉誠由賦役煩
重人不聊生所致也望令州縣五家為保保內有姪娘
及五月者次第申縣除其籍守令滿替以生齒增減為
殿最之首增減甚者取旨別行賞罰其殺子罪賞並依
見行條法趙鼎進呈上曰可嚴行禁止朝廷法令備具
往往不能奉行如銷金鋪翠立法甚嚴禁中有犯罰俸

三月無一人敢犯者而聞士民之家尚有服用如鋪翠一事非特長奢靡之風而殘害物命不知其數朕甚矜之俟軍務少休當更申嚴且行下廣南福建禁採捕者鼎退而批旨以大中所言送戶部措置

日歷載大中奏疏節略生男女

賜帛一段遂失所奏本指今具書之八年五月庚子降旨如所奏

辛酉左承直郎趙成之特改左奉議郎成之知萬安縣劉大中為宣諭薦于朝至是引對而有此命

癸亥禮部侍郎常同奏奉詔舉可為監司郡守之人輔

臣進呈上曰朕已令書于屏其間有除授者則注之先是旬日前建昌軍守臣趙叔洙以御史金安節論罷三省奏用注待舉者填闕安節又論建昌有次待者而朝廷別用人為疑上曰言者不知待舉乃近日從官所薦之人故也今後監司郡守有闕有已差人不足任皆當用所薦人填闕雖不滿一人所欲而千里之民休戚所繫當權輕重而處之退遂批旨監司郡守自今罪罷處許于舉到人內先次選除填闕

乙丑上親行卒哭之祭用酒幣先是虞主還几筵殿上服袍履奉迎遂行安神禮自理重至于癸亥皆太常代
行九虞及是又親祭焉

丁卯祔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主于太廟第十一室初
議祔廟畢純吉服及太常以為請上詔曰情有不安可
並如舊其百官埃過小祥取旨

初議易服已見今年四月壬子太常建請在十

一月乙卯百官過小祥取旨
在是月辛酉今并於此書之

左承事郎羅萬監都進

奏院萬自初官改秩始命堂除大邑至是趙鼎以京局

處之

戊辰中書門下省奏勘會已降指揮來春復幸浙西

日歷

不見此指揮

所有太廟神主合先次進發詔恭依

協忠大

夫華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解潛權主管侍衛步

軍司公事後二日又命潛兼權馬軍司

熊克小歷于今年九月戊子劉

錡除淮西帥時遂書之蓋誤按此時馬步二司職事皆楊沂中權管今始命潛耳王曠撰沂中神道碑云馬步之帥詔兼領其職王辭不許閱數月復乞免乃令舉人自代其眷委如此按解潛乃趙鼎所厚其兩除管軍皆隨鼎進退恐非沂中所舉蓋碑下無緣飾也

偽齊武略郎兼閣門宣贊舍

人統制官王宗等帥衆來歸上命引見賜銀帛趙鼎奏
令有司供進上曰已令內帑辦賜禁中所有未嘗一毫
妄用皆以賜將士耳乃詔宗遷官三等餘吏士各進二

官

熊克小歷於此月書宋趙
來降今移附八年正月

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

臣切聞劉豫為金所執驅之以北雖得於諜報未審其
由敵情多變難以遙度然有以知去順效逆禍終自速
金人無信不可恃以為援也臣蚤夜思之神州既非外
國所可居而變詐若此誰復為用是殆上天悔禍使復

為國家驅除以啓中興之運爾要在修人事以應之而已蓋中原重擾外敵方強或狃勝之兵怙其詐力尚敢憑陵或喜亂之民起於盜賊輒肆越軼則防遏之備不可以不嚴轉禍而為福者或舉城而內附去危而即安者或率衆以來歸則撫納之方不可以不至此誠天下舉安之機南北復合之會不可失也臣謂正當申嚴守禦以固吾疆陞多遣間諜以招彼携貳通好之使未可遽遣順動之計更宜緩圖使民心不搖軍聽無惑養威

持重徐觀其變然後起而赴之則定計審而臨機果庶
幾無遺策矣臣願陛下上承天眷下副人望命心腹大

臣深謀審處無失機會以定中興之業天下幸甚

安節疏不

得其所上之日據日歷是月十七日甲戌安節進對又
在此後六日恐太晚今因奉迎太廟神主及王宗等來

降遂書之
更須詳考

宗正少卿馮檝言國家自金人用兵以來

謀所以恢復平定之策不過和擊二議而已和則遣使
擊則用兵然使屢遣矣而好未通兵屢用矣而功未見
者何也時勢未革而機會未至故也中原荒蕪無可瀕

索敵人追求悉厭所欲事已極矣邇來傳報金執偽齊
叛瓊而歸似時勢欲革而機會之將至也顧朝廷措畫
以趨其機會者如之何耳聞見議遣使此正得策然為
今日之使全藉有識見謀畫膽氣又有辭辯副之廼能
有濟儻有請行者乞令宰執召而密詢之今金執偽齊
叛瓊而歸謀出何策前去見金合致何辭金與論事說
以何道事畢而還當有何功若於此四者皆有建明使
可遣矣儻或於此初無先見深畫更在陛下與大臣熟

議而慎擇之

此據馮檝所上時議錄錄稱紹興七年十月內在建康府投進然金執劉豫乃閏月

事不應前十月先言之今且附金安節奏疏之後

庚午秘書省校書郎施庭臣諸王宮大小教授黃鏞並

守監察御史

日歷無鏞除日本臺題名在十月今併附此俟考其本日

庭臣勾濤

所薦鏞范冲所薦也

樞密院進呈先得旨令京東宣

撫處置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留兵以守楚州秦檜奏

曰諸軍老小既處置得宜萬一警急諸師當盡力捍寇

時已命張俊岳飛皆留屯江內故檜奏及之世忠上奏

極論敵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誓與敵人決於一戰上賜札曰朕迫於疆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鬱於此前日恐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悚然興歎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閭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

辛未資政殿學士翟汝文落致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申不視朝百官進名奉慰先是太常言祔廟畢遇朔
望日皇帝御殿百寮更不奉慰上以宮中實行三年之
喪乃命如舊

癸酉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折彥質知福州
趙鼎去位彥質亦奉祠至是復起

甲戌禮部侍郎常同面對言兵革未息正當馬上為治
之時而上至三省下至州縣尚循承平之舊窮日之力

以從事於煩文曲禮豈救弊之道望詔大臣屏去細務
專帷幄之謀責任六曹隨事裁決凡禮文法令悉命裁
定以趨簡便翌日上謂宰執曰聞三省文書極繁卿等
省閱日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事申明故也豈
有為尚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擢為執政便可裁天
下之務昨常同亦奏此事陳與義曰今日事比承平時
極多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
馬前喧呼臣恐其訴寃乃求差遣耳政由臣等不才致

朝廷之勢陵夷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賞罰而已若有罪不行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為不便乃命六部措置條具申省

命六部條具在是月丙子

金人徙劉豫於上京給舊夫

子廟居之後封曹王豫廢年六十五

乙亥戶部尚書章誼入對上諭曰天下苗米須與措置其不熟處除檢放外止令輸錢仍運錢於豐熟之地糶米如此則公私兩利矣誼退以上旨告執政行之

丙子徽猷閣待制知池州劉岑移知鎮江府

己卯祕書郎羅孝芬提舉荆湖南路茶鹽常平公事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常同試御史中丞 試尚書戶部

侍郎王侯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侍御史石

公揆論侯在戶部所行皆誅剝之政初為趙鼎所用及

鼎與張浚爭論不合而去則百計譖短以求合於浚又

諂事呂祉張宗元因緣求哀且謂得革心洗慮以求自

効祉常笑其語對士大夫語之然復說其諂力為游說

浚遂喜而用之力言回易之利呼吸駟僮市井為之用

破費官錢數百萬緡而莫收其利伏望亟加貶斥投置
閑散故有是命俟辭後三日改充集英殿修撰

壬午吏部員外郎蒲贄面對論當建都險要之地時已

議定回蹕故贄言及之

此以明年正月
戊戌上語修入

温州布衣黃

石應詔上書論內事之可治者七外事之可治者四詔

與免文解仍賜束帛

癸未有司奉九廟神主還浙西百官辭于城外 是日

撤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還自金國 初劉

豫既廢左副元帥魯國王昌乃送倫等歸曰好報江南
既道塗無壅和議自此平達前七日知泗州劉綱奏倫
歸耗上嘖感曰朕以梓宮及皇太后淵聖皇帝未還曉
夜憂懼未嘗去心若敵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
較也趙鼎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上曰國家但能自治
以承天心豈無復彊之日
日歷云臣檜以屈辱為憤此
秦檜為祕書少監時所修也
恐非倫言金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
其實

上大喜賜予特異時通問副使朱弁因以表附倫歸進

上覽之感愴恤其家甚厚

王明清揮麈錄載弁表略曰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

存又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水天按此乃弁等北地祭徽宗文中語明清誤記也

初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為非是

甲申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為之朕愛民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錢米矣

丁亥以王倫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充大金國

奉迎梓宮使高公繪為右朝奉大夫充副使 樞密使
秦檜乞以元日假內往山中上冢焚黃許之

是月起居郎李彌遜起居舍人勾濤並試中書舍人尚
書祠部員外郎勾龍如淵守起居舍人時已定議回蹕

浙西羣臣對者多言建都事而如淵獨言在德不在險

故擢用焉

三人之除日歷不載今以後省題名附入按
十二月十三日庚午起居舍人勾濤十八日

已亥起居郎李彌遜並直前奏事則三人之
除必在下句或是常同除中丞之日當考

是冬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裨將馬希仲攻熙州希仲

素妄庸得檄即氣索不得已進營熙州城外數十里熙州父老聞官軍來有欲率衆歸附者金將宣言曰北軍今日大至當共劫營希仲聞之昏時拔寨遁去時別將鄭宗李進攻鞏州城垂破希仲引兵會之金守將龍虎衛上將軍富察烏遣人約降希仲許諾獨進疑其詐衷甲待之烏出城援騎四至蘭州歸明將王宏曰事急矣何不遂取此人即刺之不殊騎士張玘斷其首坐者皆烏獸散獨宗死城下久之玠以希仲失二郡機會梟其

首令諸軍

此據員興宗
西陸筆略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十七

三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七金人地名考證

布爾噶蘇

原書作拔束誤
改見卷二十八

托卜嘉

原書作撻不也
誤改見卷五

薩里罕

原書作撒離喝
誤改見卷十一

博碩諾

原書作保壽
奴誤今改正

溫騰

原書作溫敦
誤今改正

呼沙呼

原書作胡沙虎卷一百三十三又作湖
沙虎即金史之忽斜虎並誤今改正

尼瑪哈

原書作粘罕
誤改見卷一

富察原書作蒲察
誤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八
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騰錄監生臣陳壇

騰錄監生臣李光緒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八年

歲次戊子 金熙宗會天眷元年

春正月戊子朔上在建康

尚書左僕射趙鼎率百官遙拜淵聖皇帝於南宮門外
退詣常御殿門進名奉慰以上在諒闇故也 賜淮西
將士宴于本軍以帥臣劉錡主之

庚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俟落職用侍御

史石公揆再疏也

辛卯金國宣義郎總管府議事官楊堯弼迪功郎楊憑
獻書左副元帥魯王昌右副元帥潘王宗弼論和議三
策上策還宋梓宮歸親族以全宋之地責其歲貢而封
之中策守兩河還梓宮下策以議和款兵重邀歲幣出
其不意舉兵攻之僥倖一旦之勝又言今宋使以梓宮
為請萬一不許大軍縞素遮道當此之時曲在大金而
不在宋昌後頗用其言

壬辰詔浙西制置大使呂頤浩暫赴行在奏事時上將還臨安而建康留鑰未有所付趙鼎以頤浩之政長於彈壓故奏用之

癸巳言者請今後從官作守不許衝見任人趙鼎曰祖宗以來待從官如此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官宰執無異從官則非朝廷之體陳與義曰人臣何有重輕但堂陛之勢不得不存秦檜曰嚴堂陛乃所以尊朝廷也

熊克

小歷稱壬辰宰執奏事云云蓋差一日

是日起居舍人勾龍如淵直前

奏事先是奉使王倫之還言金人廢劉豫之謀自己使人發之如淵言倫迎梓宮問諱日使指也梓宮未還諱日猶秘而一言之合遂使廢豫此其可信哉上曰不然倫奉使時朕嘗以此意諭之渠果能游說亦未可知如淵惶恐謝

甲午秘閣修撰兩浙轉運使向子諲陞徽猷閣待制充都轉運使

丙申給事中充史館修撰傅崧卿充徽猷閣待制提

舉江州太平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論其陰險也同又
言自姦臣用事以來沮抑言路喜怒好惡一出私意臺
諫章䟽多不報行朝廷命令既無所因而言事之官亦
被緘默之謗陛下既以更正其非而近者言章所論尚
循前例請之再三然後報出或加節貼文理不通殆非
所以明是非公賞罰肅紀綱廣言路也道揆法守不宜
分彼此之嫌進賢黜姦當共守至公之道言章若實使
天下知朝廷議罪之當若其不實亦使被罪者異時得

以自明欲望特降處分隨事劄下報行以稱陛下無偏
無黨之意從之 右中奉大夫陳古知興元府

古後不
赴改用

田
歲

戊戌詔復幸浙西以二月七日起發上因諭趙鼎曰建
康諸官司及百官廨舍皆令照管他時復來幸免更營
造以傷民力鼎等奏已令建康府拘收且言若金人遂
以大河之南歸我當且駐蹕建康以俟經營上曰羣臣
上殿多論建都事蒲執贄謂當擇險要之地勾龍如淵謂

在脩德而不在險以二人之論校之如淵為勝矣左
中大夫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大學士特遷左通議
大夫知婺州仍加恩從優禮也初上將還臨安而守謂
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要會
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可為別都以圖恢復
每對必為上言之及將下詔東歸守與趙鼎議于都省
不合又謀諸朝上顧守曰何如守曰昨日都省已與趙
鼎言之矣陛下至建康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

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
中原民心鼎持不可守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詔席益
起復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遣內侍往宣押之
任益固辭不起

己亥詔右朝請郎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林師說職事脩
舉令再任

辛丑左宣教郎張絢復為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李
公懋求去除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 偽齊武顯大

夫知壽州宋超率軍民來歸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孫暉以聞上曰此事於朝廷無毫髮之益但如人子來歸為父者豈可却而不受然已遣使人與金議事可下

沿淮不得擅遣人過淮招納引惹事端乃命淮西帥臣

劉錡入朝處超等竢畢復還合淝

趙鼎事實曰金既廢豫鼎密遣謀者散之

沿淮一帶誘其守將由是壽亳陳蔡諸郡率其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馬數千朝士相謂曰前日大作措置未進一步潰亡者五六萬衆今不動聲色自致士馬如許之盛可謂過人矣熊克小歷繫此事於去年十二月末徐夢莘北盟會編亦於去年十一月書劉錡來朝恐誤

是日偽知蔡

州劉永壽殺烏魯貝勒率城中遺民來降永壽為淮西
安撫使烏魯副之永壽以小隙劾其罪金人移烏魯回
知德州未幾忽報烏魯以女真兵三千來蔡者提轄白
安時請永壽南歸永壽不從曰朝廷若賜我死當死之
安時恐其謀泄即拘永壽勒兵以待之烏魯引衆入城
不為備安時乘勢盡殺之遂驅城中軍民來歸湖北京
西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張憲等往接納之城中人往
往有還北者

此據徐夢莘所編夢莘又云安時授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日歷未見且闕之今年八

月戊辰張節夫以招
誘永壽之故改京官

壬寅考功員外郎方庭實為禮部員外郎左承事郎陳
橐守司勳員外郎 右武郎同知閤門事潘永思為右
武大夫潘同字永思尋卒

癸卯徽猷閣待制致仕蔣璿卒璿之奇子中進士第事
徽宗為大司樂卒年七十六手書遺奏使其子上之書
無一字欵傾亦無一語及私者

乙巳趙鼎言士大夫多謂中原有可復之勢宜便進兵

恐他時不免議論謂朝廷失此機會乞召諸大將問計上曰不須恤此今日梓宮太后淵聖皇帝皆未還不和則無可還之理參知政事陳與義曰用兵須殺人若因和議得遂我所欲豈不賢於用兵萬一和議無可成之望則用兵所不免上以為然

丙午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曾開試尚書禮部侍郎

觀文殿學士知婺州孟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御史中丞常同言庾少號博徒奴事王黼昨為行宮留守士卒

怨憤幾致生變今守婺州郡政不理乃詔庾奉祠而同
章不下同又上兩疏卒行之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

州太平觀范冲知婺州冲力辭不赴 左正言辛次膺

直秘閣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次膺論左中大夫王
仲疑與直秘閣王暎之父在建炎中皆嘗投拜暎不當
與郡仲疑不當復官二人樞密使秦檜妻黨也檜力營
救次膺乃併劾之曰是將有蔽朝之漸時檜議復遣王
倫使北請和次膺力言國耻未雪義難請好面陳及上

疏者六七不從乃以母疾求去故有是命 宗正少卿
馮檝直秘閣知劔州以御史中丞常同論檝諂事張浚
有同僕隸浚罷宣撫還朝檝乃作疏頭抄劔屬官監司
郡守錢物以獻於浚故出之

丁未召徽猷閣待制新知眉州邵溥赴行在上謂趙鼎
曰朕於知名士大夫皆欲識之獨未識溥故召既而溥
以疾不至乃除提舉江州太平觀居撻為 右朝請郎
高公繪辭奉使所遷官改除直秘閣 是日宰執大閱

張俊軍馬于城西翌日趙鼎奏器甲精明照耀廣川軍馬之盛至於如此皆陛下留意所致上曰前日俊來奏事具言近來軍中製造兵器已無遺功朕因諭之國家之力亦盡於此矣但欠一事爾俊曰不知欠何事朕曰所欠力戰而已俊悚息對曰他日若遇敵臣當盡死以報國家

戊申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胡世將為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上聞席益已

去因問刑部尚書胡交脩孰可守蜀者交脩曰臣從子世將可用遂有是除時趙鼎亦不欲世將居中故也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而餉道險阻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弭行陸運調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激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十斃三四至是交脩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尚何保蜀之云臣愚欲三月已後九月已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給守關

者水運有餘分戍者陸運可免上乃命學士院述交脩
意詔宣撫副使吳玠行之

己酉故承議郎李新特贈朝奉郎

新已見建炎三年七月

新元符

末為南鄭丞上書論方今之弊權綱不在人主責任不
及宰相朋黨之風熾臺諫之職輕士不素慮而出土木
之役興財利之臣進西南亡備以虞倉卒之變内外相
蒙而有衰微之漸坐是入邪上尤甚籍停官羈管至是
始錄之

壬子徽宗皇帝小祥不視朝

癸丑侍御史石公揆直龍圖閣知撫州以病自請也

甲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任申先為徽猷閣待制致仕申先居秀州以疾亟告老趙鼎引故事以次對處之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申先險惡之性根著于心而狼戾之色見于面目考其自服韋布以至齒縉紳居州里以及在朝廷無一善可稱而驩堯共鯀之惡則兼而有之望賜追奪以為兇人之戒不報而申先已卒

矣日歷正月甲寅秀州奏集英殿修撰任申先風疾發動乞守本官致仕有旨任申先已除徽猷閣待制特

轉一官致仕而不見除待制之日秀州去建康不遠今申先止繫修撰銜則其除命只在此數日間也安節劾疏亦不見其本日疏中有云豈宜通計年勞復以峻職畀之當是朝廷引此故事降旨今擬取附見更須求他

書參考
增入

乙卯詔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新江南西路兵馬鈐轄

馬欽令疾速之任欽本隸淮西軍欽初見建炎四年五月戊申劉光

世為宣撫使以欽為親兵副統制及張俊代為宣撫使

欽與俊有隙上聞之御筆有此授俊堅欲留之上諭俊

曰卿必欲留無害萬一欽病死入必謂卿殺之於卿便
乎俊悚然謝曰臣慮不及此 新除四川制置使胡世
將乞四路漕司差注不當從吏部下本司依法究治仍
許士人赴本司陳訴從之 金主亶既免喪改元天眷

楊氏編年紹興七年金主烏奇邁死二太子之子亶襲位改元天眷誤也今不取 乃立費摩氏

為皇后夏國主乾順遣武功郎穆齊好德高麗國王楷
遣衛尉少卿李仲衍奉表賀正金主改燕京樞密院為
行臺尚書省以三司使杜充簽書樞密院事劉善並簽

書省事時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右副元帥潘王宗弼皆
在監軍薩里罕屯長安右都監布爾噶蘇屯鳳翔以新取河

南陝西故也

以兩國編年松漢記聞叅修二國賀表記聞不書其年然俱附于費摩氏謝表之後

而夏國表中有更新謹始之語則必改元之年故附著諸此

二月丁巳朔尚書兵部侍郎王庶試兵部尚書庶自京
南入對奏曰今十年而恢復之功未立臣請言其失蓋
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有功則
賞有罪則罰其誰不服苟委其權於大臣而非其人則

身受其欺而國罹其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
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輕言兵他日又見口陳手
畫秦蜀利害上大喜之即日遷尚書 武顯大夫宋超
為淮南西路兵馬都監

戊午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
公事劉錡對於內殿錡言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歲合
肥度可得四五萬衆翌日上謂趙鼎等曰朕每慮江上
諸將控扼之勢未備若上流有警言岳飛不可下則江池

數百里邊面空虛得錡一軍遂可補此闕矣鼎曰更須措置荆南事若就緒則沿流上下形勢相接不同前日矣上曰如此經營人事既盡若功有不成則天也 左

迪功郎夔州州學教授李昌言應詔撰成中興要覽十篇自始至終行之將永享治安措斯民於仁壽之域不止恢復疆土而已詔本州取索實封投進 詔四川制

置司屬官右修職郎韓詔右迪功郎閻夏並先次轉一

官仍與支賜以道里遙遠故也

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十一年六月一日吏部狀

入修自後都漕司及成都帥司屬官亦用此例

李迥
張燾

庚申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判臨安府兼行宮留守呂頤
浩為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
大使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仍命中使符輔之宣押之

鎮

頤浩之除日歷不載但於初七日書勘會
建康府已除行宮留守今以會要修入

刑部尚

書胡交修權臨安府行宮留守

此除日歷
亦不載入

直龍圖閣

知建康府張澄為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先往措置澄
受命星馳而至不數日前所闕者率皆辦焉 戶部尚

書章誼權知建康府

誼除日歷不載但於是月己卯正除始書之建康知府題名章誼二

月四日到任即此日也

時呂頤浩以疾辭召故趙鼎奏用之

秀水閑居

錄稱趙鼎以一執政死二從臣事見六月丁丑并注

太常少卿呂本中試中書

舍人

資正殿學士富直柔知衢州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增兵上曰上流地分誠闊遠寧與減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諸將之兵已患難於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今之事勢雖未至此然與其添與大將不若別置數項軍馬庶幾緩急之

際易為分合也飛又奏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夏珙陞
職鄂州守臣趙士瑗鄧州守將韓適均州守將格禧進
官上曰可作直音行下監司守臣朝廷所用不當令盡
歸大將乃詔珙士瑗職事修舉珙陞副使再任士瑗直

秘閣適禧措置宣力皆進一官

徐夢莘北盟會編八年三月韓世忠岳飛來朝

日歷全不見恐此即飛來朝所請當求他書參考

詔建康府魯得解舉人並

與免文解一次 是日六宮先發上召淮西宣撫使張
俊至宮中從容與論邊事俊曰臣當與岳飛揚沂中大

合軍勢期於破敵以報國家上諭之曰卿能如此甚副朕意然此乃卿之所職朕更有一二事戒卿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功俊悚息承命俊見地無磚面再三歎息上曰此事非難但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為人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朕為何如人主也

癸亥上發建康府殿前都虞候楊沂中主管侍衛步軍

兼權馬軍司公事解潛以其軍從是日次東陽鎮 詔
行宮留守司合行事並依西京體例自孟庾秦檜兩為
留守皆得行尚書省常程事故申明焉

甲子上次下蜀鎮 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車駕所過州
縣量免租稅上曰自古人主所過皆有蠲復當議使實
惠及之又絢乞疏決上曰此事則不須父老望幸之意
不可不有以慰之若罪人有罪無可恤也

乙丑上次鎮江府

丙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充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帛三百匹兩安國以衰疾乞致仕上將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職加賜翌日詔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而與人談論氣恬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冲澹年寢高加以疾病而謹禮無異乎平時家居食不過兼味病中值歲大旱所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請稍近城郭便藥

餌安國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移不賁之軀哉雖轉徙
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少從游酢謝良佐鄒浩游與
向子韶曾開唐恕朱震情義最篤又嘗曰四海神交惟
君曼一人君曼者清河劉奕也震被命召問出處之宜
安國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行已大
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其飢渴寒溫必自斟酌不
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故其出處自崇寧以來皆
內斷於心自登第速休致凡四十年在官實歷不登六

載雖數以罪去其愛君之心遠而逾篤由中興以來諸
儒之進退最合於義者安國與尹焞而已

戊辰上次呂城鎮

己巳上次常州

庚午上次無錫縣

辛未上次平江府 右正言李誼論非次闕不當改為
集注上曰士大夫羈旅之中必使待集注僉以為不便
又聞受闕者所費極多何以責其清廉先是御史中丞

常同以為言故上有此論趙鼎曰比聞一縣令居官無過將代去乃集諸吏以情告之曰我在此無俸餘今當赴調而無以為資吏哀三百緡賂之上曰祖宗時賊吏多棄市朕欲法之以禁姦賊若情理如此則又可憐也鼎曰竢至臨安議定取旨其後令都省榜部門約束而已

已

常同奏疏及榜部門並在三月甲辰行下

甲戌上次吳江縣

乙亥龍圖閣直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罷用川陝宣

撫副使吳玠奏也迨與玠以職事間積不相能會給軍
踰期利州營婦遮其馬首悖詈迨不自安乃求去及是
玠章亦聞趙鼎奏曰二人不咸如此萬一吳玠更失體
則朝廷難處迨累奏乞祠且從之上曰迨在帥府朕熟
知其為人性實不通然能任怨乃奉公吏也可且與宮
祠時議應副玠軍須或言宜付之四路漕臣或言宜總
之制帥右正言李誼言蜀都五十四郡歲贍玠軍近四
千萬緡四路漕臣各自為家豈能通其有無况又權輕

安能與之抗衡而抑其冗濫帥臣雖重而體貌不可削
乃令兼領錢穀則必坐受羈執彼方且約其期會斥其
逋欠帥臣之威亦少損矣又帥臣與主兵之官尤不可
不和兩者皆非所責則都漕之職豈可闕乎李迨雖究
心所職不避仇敵然其人少恩喜與物忤今必得忠智
之士知開闔之權識取予之方然後為得望早求其人
而用之無可疑者時宣撫司參議官右文殿修撰陳遠
猷已兼四川轉運副使乃命直秘閣主管四川茶馬張

深兼權副使與遠猷共事秘書省正字兼權左司郎官
孫道夫嘗言四川自來元無都漕自宣司以隨軍漕兼
總領財賦俾措置茶鹽酒息通融贍軍今都漕司但四
分歲數以付西路而已非有所措置願罷之以寬民力

不從

張深攝大漕日歷不書四川都運司題名李迨以今年三月十八日替張深以今年三月十八日到

必同日降旨也李誼孫道夫所言未見本日權附此俟考

丙子上次崇德縣

丁丑上次臨平鎮

戊寅上次臨安府留守刑部尚書胡交修升惺奏事畢

上還宮

己卯百官純吉服用太常議也上服淡黃袍如故 戶

部尚書權知建康府章誼充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

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曰先

是戶部尚書章誼禮部尚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皆

可遷執政趙鼎知呂頤浩必不赴乃請以誼權守建康

洎頤浩改命誼遂即

真悒悒得疾兩月卒

庚辰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

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成國公呂頤浩充醴泉
觀使免奉朝請頤浩見上于平江力引疾求去故有是
命

壬午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趙霈充徽猷閣直學士知
袁州以御史中丞常同論霈頃任遺補遂長諫垣汲引
羣邪中傷善類故也先是徽宗几筵還行在而霈迎拜
不及自劾待罪上欲黜之趙鼎救而止後二日同即疏
其罪霈乞奉祠詔如其請同又論頃年田如鼇上書力

排善類乃需陰與之謀使其自請而去不知何以待之

需聞復辭職名乃除顯謨閣待制

需改待制在是月辛卯

秘書

少監蘇符試太常少卿仍兼資善堂贊讀 秘書郎尹

焯試秘書少監仍兼崇政殿說書 秘書省校書郎李

良臣為工部員外郎

甲申中書舍人李彌遜試尚書戶部侍郎

是月殿中侍御史金安節以家艱免

三月

按是月丙戌朔

丁亥廣西經略司奏得安南都護府牒當

道郡王薨謝今有遺進表章及綱運詔使人免到闕就命直龍圖閣本路轉運副使朱芾充弔祭使賜絹布各五百匹羊五十口麵五十石酒五十瓶仍以勅書諭其嗣子天祚安南與廣西諸司通問訊其王不列銜而列其將佐數人有稱中書侍郎同判都護府者印文曰南

越國印

安南行移體式以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增入他書未嘗見也

已丑皇叔祖濟州防禦使知南外宗正事仲偁為檢校少保嚮德軍節度使封嗣濮王仲偁景王宗漢子生長

富貴而性不慧既封入見至榻前則慟哭上驚問故曰
見十五哥言我王似上皇上問為誰曰姓馮上曰馮益
邪仲偁曰是也上由是不樂 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張
致遠試給事中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林季仲
直龍圖閣主官洪州玉隆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言其貪
恠邪佞也季仲嘗因對上奏曰臣聞古語有曰乳彘搏
虎伏雞搏狸夫彘非虎之敵雞非狸之敵其能搏之者
發於感憤之誠也金人肆為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觀

之誠強矣然中原之地尚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於衆曰金人殺而父兄係而妻子燔而廬舍奪而財寶是為不共戴天之讎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而蠱之縉紳士大夫率以為然往往束手受囚引頸待刃為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耻猶有餘耻能雪是寃猶有餘寃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然可謂善自寬

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裔交侵必因小雅之廢
小雅之廢命耶人耶外攘彊敵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
修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
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車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
將興斯可也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
而已矣吳王闔廬之敗也謂其子曰夫差而忘越王之
傷而父乎卒能破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之敗也喟然嘆
曰吾終此乎卒能滅吳於姑蘇區區吳越激於感憤猶

能以危為安以亡為存况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乘其
怒心而為之何遽不為福乎建炎二年冬蒙恩召赴揚
州聞諸道路未知信否且云陛下中秋對月酒初行愴
然泣下乃命徹酒臣以是知陛下之心無一日不在北
也舉斯心以感衆人之心赫斯怒以激衆人之怒養以
沉潛待時而動則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亦何
難之有臣未填溝壑庶幾或見之季仲此疏不得其
日因罷去附見既
而同又請黜季仲職名以戒作偽之士季仲坐奪職季
仲

奪職在是

月丁酉

庚寅禮部尚書劉大中參知政事兵部尚書王庶充樞
密副使庶為尚書時嘗論制外國之道在於愛民周文
王問太公以為國太公曰愛民而已兵書無不本諸愛
民者今縉紳無一言及民者何也敵之強弱吾無與也
顧在我者何如耳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令
行紀綱立既盛而衰者未有不由於威令不行紀綱不
立求古之言不若論今之事羣臣有言慮合聖心者願

畧煩文為簡易與之反覆圖成敗上嘆曰大臣之才也
遂拜樞密副使庶私念軍不可專專則難制兵不可驕
驕則不用命賞罰不可不公不公則人不服今此可為
乎我於爵賞不濫人多以我為吝於罪無所貸人多以
我為刻今此可行乎辭其位者三不聽遂論江西淮南
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凍飢宜蠲平賦役治部使者
守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負陛下恩德壞陛下天下
者彼則去矣陛下為宗廟社稷主何所之乎其言激切

類此

辛卯詔刑部增郎官一員大理寺增丞二員直秘閣
新知劍州馮楫落職御史中丞常同再論楫以為四川
自靖康以來七年上供皆為軍興諸處截用楫獻策張
浚再行科歛會朝廷訪聞降旨而罷蜀人恨之切骨故
黜之故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
安南都護上柱國交趾郡王李陽煥贈開府儀同三司
追封南平王

壬辰樞密使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趙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久在樞府得無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爾况自有闕是夕鎖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曰姦人相矣給事中張致遠秘閣修撰魏矼聞之皆以敦復言為過其後乃服三省奏台州有匿名書稱常平官李椿年刻薄等事欲率衆作過言頗不遜上曰兵火以來官物多

失陷懼官檢察若稍留心便生誣毀此必州縣吏所為
萬一作過當遣兵勦殺後卒無事 左宣教郎監西京

中獄廟李寀守監察御史寀自祠官召對上䟽言營田
之法可謂備善然奉行峻速或抑配豪戶或驅迫平民
或強科保正或誘奪佃客給以牛者未必可用付以田
者或瘠鹵難耕由官府有追呼之勞監莊有侵漁之擾
鬻已牛而養官牛耕已田而償官租種種違戾不可驟
舉其間號為奉法不擾者不過三數縣而已盡江淮西

路以紹興六年秋收計之雜色稻子共三十一萬餘石
公家所得纔十一萬餘石使皆正出田畝亦少資助軍
食奈何皆奪民之力哉蓋營田上策宜行軍中乃古人
已試之效今以閑田付之有常賦之民官吏希賞畏罰
其患彌甚欲望申飭有司無閑民則闕而不置使江淮
之民安土樂業均被實惠詔領營田監司約束 左宣
義郎知常州無錫縣許忻為秘書省校書郎忻以再召
對故有是命

甲午左中大夫參知政事陳與義罷為資政殿學士特遷左太中大夫知湖州仍加恩與義本張浚所引故稱疾而有是命與義在政府未滿歲也 詔建國公聽讀

尚書終篇本閣及資善堂官吏以下並減二年磨勘先是翊善翰林學士左朝奉大夫朱震贊讀左奉議郎太常少卿蘇符皆用例進秩已賜告復改命之自是思始

殺矣

日歷書此事殊無首尾按震去年十一月戊辰轉左朝散大夫符轉左承議郎已有告詞會要贈官

門紹興八年六月翰林學士左朝奉大夫朱震贈四官日歷八年十一月甲辰左奉議郎試起居郎蘇符乞免

充國信計議副使以此知二人嘗改命也方疇稽山錄
所稱趙鼎罷相後論鼎者專以資善堂藉口及林泉野
記所云秦檜不欲宗強
等事恐可移附此段
中書舍人呂本中兼侍講

直寶文閣知湖州宇文時中移知遂寧府從所請也

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擘畫財賦之地宜置一
使以總諸路蓋諸路漕臣權勢分但覺一路利害若一
使總之則能通有無審虛實為朝廷久長之計又言此
事當以戶部長貳判諸道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為名如
蘇如洪可以置司若以外官為之則事必掣肘不能久

矣上然之 詔平江府曾得解舉人依臨安建康府例
免文解一次以鄉貢進士陳長方等言自建炎以來四
經巡幸故也

丁酉中書舍人勾濤兼史館修撰 尚書左司員外郎

范直方進秩二等以直方自川陝撫諭還故也先是潼
川兩路歲輸糶本水脚錢一百八十三萬餘緡直方與
大使司共議減三分之一又奏州縣官治狀以右朝奉
大夫知榮州史煒為首會煒又為近臣所薦上命召之

二事曰歷皆不見減水脚事以紹興十年并度申宣司
狀修入史煒事以邵溥所撰煒墓誌修入煒明年十月

癸酉差
知全州

既而殿中侍御史張絢劾直方自為宰屬私有

附麗間諜廟堂乃復以直方直秘閣主管洪州玉隆觀
已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陽煥嗣子天祚靜海軍節度使
安南都護封交阯郡王其階勲及檢校官憲銜食邑功
號皆如陽煥初封故事

日歷無此今
以會要修入

辛丑太常少卿蘇符言景靈宮神御見在温州將來四
孟朝獻乞比附國朝諒陰故事行在設位分命大臣行

禮從之 尚書吏部員外郎蒲贄知簡州比部員外郎

郝柄知台州以御史劾柄貪饕而贄諂事張浚也柄尋

卒趙鼎奏柄貧甚無以歸葬忠賢之裔理宜優恤乃賜

其家百緡

賜帛在五月戊申不知柄以何日卒也

秘書省著作佐郎高

閱為尚書祠部員外郎李彌正為都官員外郎仍並兼

史館校勘 校書郎胡瑛朱松並為著作佐郎 秘書

省正字徐度為校書郎左承事郎汪應辰為秘書省正

字 詔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賜食錢

如史館修撰 右從政郎李景山特改右宣義郎景山
濟州人為江州司理參軍先是黃州獲漁人二十餘人
以為強盜其後誣服者十三人斬二人首餘悉流之遠
郡朝廷聞其枉命景山劾之皆平人也上命江東提點
刑獄公事韓膺胄覆實與景山同故有是命

此據
會要

壬寅詔故相韓忠彥配饗徽宗皇帝廟廷用從官議也

張浚之未去也請命從官詳議至是卒行之

事祖在七
年九月已

未 左朝奉郎潘良貴試中書舍人良貴初免喪故申

前命

甲辰徽猷閣待制兩浙都轉運使向子諲試尚書戶部
侍郎用御史中丞常同薦也子諲言安民固圉必資儲
蓄江西宜於洪州置糶於江州置轉般倉以給淮西湖
南於潭州置糶於鄂州置轉般倉以給襄漢湖北於鼎
州淮東於真州仍多造船則遣戍出兵無往不利又言
今天下急務在考兵籍究戶版故汰老弱升勇健創簿
正名使諸軍上帳於兵部諸將上帳於樞府著鄉貫書

事藝季申歲考所以除詐冒也凡詭名挾戶典買推招
進丁退老分烟析生田畝升降貨殖盈虛必以時覆實
所以草欺弊也此其大略爾推而行之則在乎人焉

監察御史閻邱昕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先是詔用右司
員外郎馮康國為直顯謨閣知夔州因命康國往吳玠

軍前計事故以昕代之

康國之補日歷不載都司題名亦闕之日歷此月十三日戊戌

新知夔州馮康國中乞添差路分都監一員則康國之除必在此前矣今因事附書之俟考

尚書兵

部員外郎張戒守監察御史用中丞常同薦也

戒之除日歷亦

闕兵部及御史臺題名並在此月今因閏
邱昕改除附書之當求它書考其本日
戒之待次嚴

陵也同與戒遇問之曰諸將權太重張丞相既失今當
何以處之戒曰茲甚不難但當擢偏裨耳吳玠既失而
曲端受死楊沂中建節而張俊勢分自然之理也同大
喜曰此論可行既而同被召首薦戒焉 御史中丞常

同言蜀漢之師艱於運糧從古已然今吳玠屯師興利
而乃取糧西川水陸漕運是民力未有息肩之期也玠
頃年講營田于漢中亦諸葛亮分兵屯田之意朝廷嘗

降詔獎諭之矣願陛下再以璽書存問大意謂兵不可
不養糧不可不足而財匱民困亦不可不卹今日蜀中
糧運在趙開為都漕時其數幾何在李迨為都漕時其
數幾何自講營田以來積穀幾何減損餽運之數復幾
何俾制司都轉運司同宣撫司條具以聞庶幾遠方軍
實朝廷得以盡知然後寬民之道可得而議詔吳玠馮
康國同共條畫聞奏

丙午趙鼎奏近積雨恐傷蠶麥欲詣天竺寺祈晴上曰

朕於宮中亦養蠶一箔要知農桑之候久雨葉濕豈不有損也

丁未詔江浙州縣回蹕所嘗過者民間欠紹興六年歲終稅賦皆除之 詔小使臣因泛濫及應奉祇應有勞

等補授名目之人雖已經關陞不許注授親民等官

靖康

元年十一月九日指揮泛濫補官若自來祇應應奉有勞之人並在武舉等人名次之下不得通比分數仍先注遠地差遣若用諸般恩數亦不許入近地差使至是又有此命其指揮日歷不載今以紹興十年九月二十

一日臣僚

劄子修入

戊申右正言李誼言金人入居汴都西北之民感恩戴
舊襁負而歸相屬於路此殆天所以興吾宋臣願於淮
南荆襄僑建西北州郡分處歸正之民給以閑田貸以
牛具使各遂其耕種之業而又親戚故舊同為一所相
愛相恤不異於閭里將見中原之人同心效順敵人之
謀當不攻而自屈矣詔諸路宣撫司依累得旨措置
尚書右司員外郎薛徽言試左司員外郎降授左朝散
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次翁為兵部員外郎次翁秦檜

所引也

已酉右正言李誼言川陝換給付身自紹興三年至今凡二千三百七十八員所轉官資共計一萬六千三百一十四資有自選人而為員郎者有自借官而為遥刺者有自副甲頭而至於橫行者有自白身而至於大使臣者夫張浚得專黜陟僅踰三年而遷補如是其衆議者以為是非紛揉虛實混并不可不審也望自今後換給真本除軍士外其餘文武官員並令吏部長貳郎官

更加考覈如是冒濫尤甚即乞重與折減詔吏部措置

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去年九月壬申蓋不詳考也

庚戌尚書戶部員外郎薛弼直龍圖閣知荆南府 尚

書兵部員外郎程克俊守右司員外郎 福建路轉運

判官范同為吏部員外郎

辛亥端明殿學士知福州折彥質奏諸州起發禁軍弓弩手乞發回趙鼎曰昨得旨呼楊沂中到堂商量欲朝廷應副錢物招收填闕可以久長使用諸州弓弩手欲

節次遣還上曰甚善鼎曰此亦是感召和氣之一端上曰然觀文殿大學士知宣州朱勝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壬子故朝散大夫滕康劉珏並追復龍圖閣學士

癸丑殿中侍御史張絢稱病乞閑慢差遣上不許劉大中曰絢實病陛下當從所請况絢臣所薦今在言路臣備執政不無妨嫌上曰絢佳士必不附麗可降旨不允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張九成試宗正少卿制曰

朕於敦厚廉退之士知之惟恐不盡用之惟恐不至庶
幾丕變貪懦之俗而一洗澆薄之風向之論者曾不恤
此顛倒白黑務逞其私以迎合一時之好惡朕既聖讒
說而遠壬人則名節之士宜其復用矣爾以深厚之詞
蚤魁多士止足之操嘗致為臣風節凜然士林推重宗
卿之貳其選甚高庶使天下之士靡然向風以自振拔
於苟賤不廉之地豈無助歟 錄故天章閣侍講胡瑗
之孫滌為下州文學用湖州諸生請也

是月宣州觀察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董旼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八金人地名考證

烏嚕貝勒

原書作兀魯字
董誤今改正

烏奇邁

原書作吳乞買
誤改見卷一

費摩

原書作裴磨即金史
之裴滿並誤今改正

薩里罕

原書作撒離喝
誤改見卷十一

布爾噶蘇

原書作拔束誤
改見卷二十八

--	--	--	--	--	--	--	--